



# 「給香港歷史加一個注釋」

——評劉以鬯長篇小說《島與半島》

謝福銓

香港著名作家劉以鬯先生在這部長篇小說的「自序」中寫道：「《島與半島》寫的是香港（島）與九龍（半島）。」「我試圖用小說的形式展現七三——七五年的香港社會生活，將實際存在的現象轉為藝術真實。」劉先生的這兩句話為小說的題目與作家的創作意圖作了很好的注釋，我們在評論這部作品時，也可圍繞着這一創作意圖展開。

## 一、真實地展現了七三——七五年的香港社會

《島與半島》寫了一些平凡人的平凡事，既沒有叱吒風雲的人物，也沒有錯綜複雜的情節，只寫了某商行的職員沙凡一家的所見所聞及所經歷的事情。但讀過小說的人都會被作家如此真實而深刻地展現七三——七五年香港社會生活而拍案叫絕。作家筆下的香港是個充滿矛盾的社會，既有它可愛的一面，更有在美麗外衣掩蓋下醜惡的一面。小說以冷峻的筆調，揭露了香港那段時

期的種種弊病，從而為七三——七五年的香港加上一個「注釋」。

一九七三年——一九七五年正是香港社會處於困境的年代，最明顯的弊病是股票暴跌和搶劫案驟增。這兩大弊端困擾着香港社會，也困擾着廣大香港市民。

在那段歷史時期裏，極大多數香港市民都被捲入股票狂潮之中。恒生指數由千七點不斷下跌，一直跌至四百點，使許多市民傾家蕩產，家破人亡。小說的主人公沙凡雖然沒有受到多大損失，但他的朋友、親戚與鄰里，都在股票潮中翻船。沙凡的朋友杭占雨退休後，看到股票興旺，將手上僅有的十萬元積蓄買了股票。但不久，股勢一跌再跌，他只好借了朋友的錢去向銀行補倉，把每月領到的退休金交銀行作為利息。為了維持生活，他要再去找工作做，但是工作尚未找到，卻因在收音機裏聽到股市忽然暴跌，心臟病突發而進醫院搶救。沙凡的表弟丁授樹原是個駕的士的人，他把賣掉的士所得的八萬元錢全部買了股票，結果也因股票暴跌而蝕去

一半，連過年都成問題。沙凡的鄰里莊達因股票狂跌而賠掉了兩層樓和夫人的首飾，弄得家庭不和，夫妻反目。這僅僅是沙凡周邊的人的慘狀，至於在報刊、電台披露的新聞報道中，因炒股失敗而懸樑自盡、跳樓自殺的人大有人在。在這一年中，股市波濤洶湧，使數以萬計的香港市民在經濟上蒙受相當大的損失。如果說，股市上的損失還有個人的主觀原因，那麼，社會上搶劫案的驟增，更是身不由己了。

小說在披露這類現象時，也展示了香港社會的另一個側面，即它美麗的外衣，如節日的熱鬧，商場的繁榮，高樓林立，車水馬龍，連本已移居國外的人也想再回香港經商，來香港度假等等，說明香港確實尚有美麗可愛之處。但這種美麗只是一件外衣，所以，作家對此涉筆很少，而把筆墨大多用於展現香港社會的醜惡上，因為這才是七三—七五年香港社會的真面目。當我們在二十多年後的今天，來閱讀這部長篇時，對香港社會可以有個清晰的認識。因為小說極其真實地再現了香港社會的生存環境、市民心態以及種種社會弊端。

## 二、藝術上的又一次新嘗試

劉以鬯先生是個敢於在藝術上創新的作家，他的每篇小說幾乎都有新的創造。這部長篇小說《島與半島》也不例外。劉先生在《自序》中說，「對於我，寫這部小說只是另一次嘗試。」確實，這部小說沒有曲折離奇的故事情節，不屬於傳統的情節小說，也沒有時空顛倒的意識流手法，也不屬於西方的現代派小說。作家只以沙凡一家為線索，寫了一個平凡家庭的一些平凡事，而且人物關係簡單，也不專注於單個人的性格刻畫，而是由對單個人的關切轉換為對群體、社會狀態的關注。小說也不追求人物的戲劇性矛盾，「故意採用簡單的結構」，着力表示生活的自然流程。所以，《島與半島》基本上屬於新寫實小說，因為以上所述，正是新寫實小

說的特點，而這種特點，能喚起人們日常生活體念的共鳴。沙凡一家人在這兩年裏所遇到的意外，正是香港大多數市民所經歷過的。股票風波的衝擊，劫匪的搶劫，物價飛漲造成的經濟壓力，水荒的苦惱，失業的威脅等等。作家選擇這個人物作為小說的線索，描寫的又都是一些平凡的事件，看似十分瑣碎、零散，卻極其真實地反映了香港社會生活。香港市民可從沙凡一家人經歷的事件中，找到自己當年的影子。小說雖然不着力刻畫人物性格，但從沙凡一家人的生活中，卻已映照出香港市民當時的心態和命運。所以，小說儘管沒有緊張的情節，但它所表現的社會景觀是極其廣闊的。

另外，作家選擇了一個富有彈性的敘述角度。小說的人物不多，但沙凡一家人在小說中是有雙重身份，他們既是窺視者，又是被窺視者。讀者通過沙凡一家人的眼睛看到了香港社會的種種弊病，包括他們周圍的朋友、親戚和鄰里所發生的種種不幸，還有從新聞媒介中所聽到的許許多多消息，他們代替作家在講述這個社會的醜惡現象。這樣，作家就能避免「全知全能者」的嫌疑，使小說顯得更加真實。但沙凡一家人又不只是一個充當敘事功能的與小說無關的局外人，他們是小說的主人公，小說的極大部分篇幅在表現他們的衣食住行，表現他們的心態與行為，揭示他們的煩惱與憂愁。因此，他們又是被讀者窺視的對象，他們是香港社會的一分子，且有代表性，讀者同樣可以從他們身上看到香港社會的真實面目。這種敘述角度，既有具體的人物與故事，又不局限於這些人物與故事；作家既不是傳統的全知全能的上帝，又不是鎖閉於個人內視角的意識流獨白之中；既有傳統小說的可讀性，又有新小說派的可寫性；既擴展了小說的空間，又增加了寫實的彈性與張力。

當然，這部小說的寫實，並非對生活的照搬，作為小說，必須加以虛構。因為，即使再寫實的小說，也必定要將實際存在的現象轉化為藝術真實。所以，作家在



敘述沙凡一家人的生活時，也作了不少藝術處理。例如，沙凡一家在水荒期間，作家寫他們祈求颱風來臨的心情，寫得既真實，又具有強烈的藝術效果。香港市民制水所造成的困難是顯而易見的，因此他們迫切期待颱風降臨。但是，在現實生活中，颱風很可能說來就來，並隨之而來的傾盆大雨一下子能解決香港的水荒。然而，小說卻讓颱風姍姍來遲，而且幾經波折，使市民的焦急心理越來越嚴重。這種層層鋪墊的手法，實際上是作了藝術處理的，使讀者更清晰地認識到，香港的水荒給市民帶來的威脅如此之大，更深刻地理解香港市民求雨的迫切心情。又如沙勇為了調查與推銷W洗衣粉，去大廈敲開一家一家的門，作者在描寫這一情節時，也進行了藝術概括。沙勇無論去敲哪一家的門鈴，市民表現出來的態度無一相同，大家知道，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如此的。但作家為了展示市民不同的態度與反映，有意讓各家有各家的表現。而且，每種表現都是真實的，描寫也十分具體生動。

作家如此描寫正是一種藝術概括。這樣處理，雖然總的態度是不讓沙勇進家門，但卻展現了香港市民對劫匪的恐慌心理。由於從各個角度去表現，所以更強烈地反映了香港社會治安的混亂，從而達到更好的藝術效果，也更真切地再現了香港的社會面目。所以，小說雖然重在寫日常事件與身邊瑣事，但它們都是經過作家主體審美意識的觀照。在不經意中表現出作家的用心良苦，只有這樣，才能將現實中的種種現象轉化為藝術真實。這部小說基本上屬於新寫實小說，但它還不完全等同於新寫實小說。作家把大量筆墨傾注於沙凡一家人的同時，還別出心裁地插入一些新聞報道的內容和作家概括性的語言。第九章還出現日記體形式，而且都是另列章節，這些章節雖然循着全書的線索出現，作為描寫沙凡一家人的穿插，但畢竟不屬於表現沙凡一家人生活的筆墨。所以，這部小說似乎是雙線貫穿，一條線是描寫沙凡一家人的生活，另一條線則為作家對香港社會直接

觀照而概括性描寫。這種結構方式確實是作家的一種創造，而後者的加入，我認為至少有幾個好處。首先，擴大了小說的容量，開拓了讀者的視野。雖然，作家在描寫沙凡一家人的平凡事件中，已經可以展現香港社會的生活，但畢竟局限於一個家庭，而且沙凡的視野也是有限的。而小說旨在「有意給香港歷史加一個注釋」，既然要加一個注釋，就得較為全面而完整。因此作家就通過這種方式，來俯視香港社會現實，既擴大了容量，又開闊了視野，較全面地展現了香港那一段歷史。其次，更客觀地展現了香港的社會生活。因為這些章節，有的是新聞報道的概略，新聞報道具有客觀性與真實性。有的雖然是作家的語言，但作家又似乎並未出面，好象是社會公眾的輿論，因此，也顯得十分真實，這同樣增強了小說的真實性。再次，起到了強化作用。由於小說中類似的語言多次出現，而且大多是對香港社會現實的評價，因此讀者閱讀後，對香港當時的現實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儘管，這種方式有以上的許多優點，但我認為其筆墨似乎太多了一點。因為這些章節畢竟寫得太概括，缺少生動性。作家何以有如此多的概括性文字呢？這恐怕與刪節有關。據作家自述，這部小說原在《星島晚報》連載，長達六十五萬字，現在出版的小說，只剩下十幾萬字。我猜想，許多刪除的文字，本來是很生動具體的，現在，既要刪除，又要使小說保持完整統一，有些刪除的內容只好用概括性的文字來表達。這個猜測不知是否正確，因為我沒有讀過原文。

總之，《島與半島》不僅真實地再現了香港七三至七五年的社會生活，達到了作家為香港歷史作注釋的目的，而且在藝術上也有新的創造。我們應該讀一讀這部好小說。